

An abstract, high-contrast image featuring a large, dark, swirling ink splash or smoke-like pattern against a light background. The pattern is dense and textured, with various shades of black and dark grey. The central text is overlaid on this pattern.

错觉

别相信你的眼睛……

【美】彼得·亚伯拉罕斯 著

曾筱岚 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错觉

【美】彼得·亚伯拉罕斯 著
曾筱岚 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

错觉

Chapter 1

第一章

他们称为“海盗”的那个人听到一个警卫正走下监狱分区。海盗的听力很棒，他可以根据踏在水泥地板上的脚步声识别警卫。这一个是西班牙警卫，蓄着浓密的胡子，眼神很忧郁，不知为什么，他的脚步声显得压抑而沉重，有时拖着一只脚后跟，发出嚓嚓的声音，但海盗觉得十分悦耳。

嚓，嚓。然后，脚步声停止了。“嘿！”警卫说。

海盗正面对着墙躺在架床上，这是一堵毫无特色的墙，可他已经喜欢上了它。他转过头来。那个蓄着胡子、眼神疲惫的西班牙警卫——海盗已经不再费心去记他们的名字了——正站在牢房外面，手里拿着钥匙。

“醒醒。”警卫说。

海盗并没在睡觉，但他没有争辩。他只是躺在那里，转过头来，以便可以看到警卫。他的身体舒服地蜷缩着，一只手放在《圣经》上。海盗几乎没再打开过它，他所感兴趣的那个章节几乎都已经印在他脑海里了。但是，他喜欢触摸它，特别是那个标注所读章节的有金色丝带的书签。

“快点。”警卫说，“动作快点。”

动作快点？海盗不明白。这又不是进餐时间，再说他们不是在被禁闭吗？过去的两三天，他们不是一直在被禁闭吗？禁闭的原因海盗已经忘了，或者，他根本就不知道原因？他不明白，但没有争辩，而是从架床上爬起来，向牢房门口走去。钥匙叮当作响。警卫打开门，轻轻地动了一下下巴，也就是迅速地歪了歪下巴。海盗举起双臂，张开双腿，警卫按惯例轻拍他全身。然后，警卫哼了一声。海盗转过身，脱下裤子，

弯下腰。警卫又哼了一声。海盗挺直身子，扣上拉链。警卫又动了一下下巴，这次是歪向一边。海盗走到外面。

他们沿着走廊走，警卫紧跟在海盗的右边。警卫在右边的感觉很糟糕，这让他感到不舒服，因为他的右眼是瞎的，但他无能为力。

“有个人来探视你。”警卫说。

有人来探视？已经很久没有人来探视过海盗了，好多年了。他们走下牢房区，海盗那只好眼睛——他唯一的眼睛——注意到了所有那些熟悉的脸庞，每张脸的表情或多或少都有点不对劲。拐角那边有更多的牢房，一共四层，很多很多。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在一部电影里看过的老鼠实验。不同的是，他以前同情那些老鼠。但海盗在这里不同情任何人，包括他自己。不再同情自己，这一点是他最大的成就。他心境平静，与岁月无争，那就是金色丝带书签给他的启示。

“谁？”他说。

“什么谁？”警卫说。

“探视者。”

“也许是你的律师。”

海盗没有律师。很久前，他有一个律师罗林斯先生，但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了。

他们来到一个门口，海盗的警卫递过一张纸条，另一位警卫打开门。他们走过一条短通道，穿过一道未上锁的门，来到探视室。

探视室里没有其他囚犯。警卫在房间的后部坐下，从地板上拿起一份报纸开始阅读。玻璃墙外面的一部电话旁，坐着一个海盗从未见过的年轻女人。她微笑着，对他，对海盗微笑着。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他周围没有其他人，她不可能对其他人微笑。也许除了那个警卫，但他现在正在阅读报纸，根本没注意女人。他拿着的报纸的头版上有一张大图片，里面的男人欣喜地举着双臂。海盗不认识她。

“十分钟。”警卫说。

海盗向玻璃墙走去，那是一堵厚厚的防碎玻璃墙，前面有三张钢制椅子，被螺栓固定在地板上。他坐在中间那张椅子上，面对着年轻女人。她的皮肤让他呆住了，监狱里面没有一个人——不管是囚犯还是警卫——有这样的皮肤：光滑、红润、充满活力。还有她的眼睛：眼白的部分是那么光洁无暇，就像雪花石膏——他是在阅读中偶然碰到这个词的，现在已经掌握了。

她抬起一只手。那只手很小，形状优美，指甲上涂了指甲油，手指戴着黄金婚戒。他像狗一样密切注意着她的动作。小时候，他曾经有过一条名叫史努比的狗，非常聪明，能够听从动作指挥。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会儿——他在努力回忆着史努比。然后，他才意识到她想让他干什么：拿起电话。

他拿起电话，她对着话筒说话。

“你好，杜普里先生。”

那是他的真名，他上次是什么时候听到过它的？“你好，”他说，然后想起应注意礼貌，又补充说，“小姐。”

她又微笑了，她的牙齿分散了他的注意力。那不只是像雪花石膏，简直就像一件精美的艺术作品，跟吃东西根本没有任何联系，甚至透过那布满灰尘和污渍的玻璃看去也闪闪发光。因此，他几乎没有听到后面的话。“噢，”她说，“就叫我苏珊娜吧，苏珊娜·厄普顿。”

“苏珊娜·厄普顿？”

她给他拼写出她的姓名。“我是律师。”

“是吗？”海盗说，“你是从罗林斯先生那里来的？”

“罗林斯先生？”

“我受审判时的律师。”海盗说。

苏珊娜·厄普顿皱了皱眉头，那使得她额头上出现一道细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反而让她看起来更加年轻。“我相信……”她开始说，并打开皮公文包，从一个正面用红笔写着海盗的全名——阿尔文·麦克·杜

普里的文件夹中拿出一张纸。“……是的，”苏珊娜继续说，“他已经去世了。”

“死了？”

苏珊娜点了点头。“十年前。”

就在那时，海盗感到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断向他袭来，右眼曾经所在的地方现在尽管只有眼窝，好像也在斜着看。仿佛他想把东西看得更加清楚，看得明明白白。“怎么死的？”海盗说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罗林斯先生，他怎么死的？”

“这里面没有提到。”

海盗尽力去回想罗林斯先生的样子，猜测他那时候的年龄。他有着泛灰色的头发，但那不一定意味着……

“但是，我的来访跟罗林斯先生没有任何关系。”苏珊娜继续说，“杜普里先生，你熟悉正义联盟吗？”

虽然海盗不能构想出罗林斯先生的脸的样子，但他清楚地记得罗林斯先生在法庭上的呼吸：就像一丝丝袅袅升起的云雾，带着酒气，几乎可以看见。是不是酗酒导致了他的死亡呢？海盗正要问，这时苏珊娜说话了。

“杜普里先生？你熟悉正义联盟吗？”

他摇摇头。不过，他认为自己记得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乐队。海盗以前弹过吉他，和一个翻唱热门乡村歌曲的酒吧乐队巡回演出过，有一次是在红公鸡俱乐部，为一个将成为下一个德尔伯特·麦克·克林顿的歌手伴奏。“你又赢了”的和弦是E、B7、E和A。

“我们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律师团。”苏珊娜说，“致力于解救无辜的人。”

“这里没有无辜的人。”海盗说。

苏珊娜眨了眨眼睛。“但你，杜普里先生，你在这里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苏珊娜盯着他一会儿，然后把听筒搁在肩膀和下巴之间，翻阅封面上有他名字的那个文件夹，一个厚厚的文件夹。

“我身无分文。”海盗说。

“你是说钱？”

“请律师的钱。”

“不需要钱。”苏珊娜说，“我们是由私人捐赠者资助的，有关你案件的所有费用都有人支付。

“我的案件？”

“我就是为它而来的。”苏珊娜说，“已经取得一些令人兴奋的进展了——这一切都是由于‘伯纳丁’。这就是整个案件中最不可思议的地方。”

“伯纳丁？”海盗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，从来不认识。

“杜普里先生，就是那场飓风。发生在九月份。”

“噢，是的。”海盗说着，尽力回想有关的细节。“伯纳丁”飓风夜里从监狱席卷而过——监狱位于内陆 100 英里处，或者更远，但他没有听到任何动静。

“你知道飓风造成的损害有多大吗？”苏珊娜说。

“损害？”

“在贝利维拉，小镇的一半被水淹没了，包括下城和整个商业区。”

“是吗？”海盗说，“公主街也给淹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苏珊娜说，“你为什么这样问？”

“我曾经在公主街工作过。”海盗说。他在“粉红激情俱乐部”做过保镖，这可能是他做过的最好的一份工作，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些女孩子们给他的小费从来都不少于 20 美元，但更多的是因为他保护她们的过程中的那种良好感觉。那时海盗身材高大，身手不凡。虽然现在他仍然很高大，但身手已经不行了。

“什么样的工作？”苏珊娜说。

“就是一份工作。”

苏珊娜点了点头。“现在回答你的问题：公主街也被淹了。一连很多天，马里哥特以南的城区都被淹没在 6 英尺深的水中，包括法院大楼、警察总局和州政府的办公室。清理工作还在进行，但是，联邦应急管理局发现了一些有关你的案件的东西——我们仍然不确定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，这让这件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”

变化意味着……？海盗一点头绪都没有。“一些我在粉红激情俱乐部工作时的东西？”

苏珊娜摇头。“这要追溯到发生谋杀案的那天晚上。”

“什么谋杀案？”

“约翰尼·布兰顿谋杀案。”苏珊娜说。有一会儿，她的声音逐渐减弱，尽管近在咫尺，但他们之间的通话质量并不好，所有的电话都要被录音。海盗知道这点，但一时之间忘记了。“也就是你在这里的原因。”苏珊娜补充说。

海盗已经不再否认是他杀害约翰尼·布兰顿了，但他也不坦白或者承认，他只是不再否认。这有什么意义吗？因为那样会让他受煎熬，而他现在心境平和。

苏珊娜匆匆浏览文件。“你记得在审讯时，你为什么不出庭作证吗？”

那是罗林斯先生的嘱咐：有关他犯罪记录的一些东西——包括一次抢劫未遂案，尽管没有人受伤，但其作案手法和约翰尼·布兰顿案件相似——这使得出庭作证不是个好主意。海盗摇摇头，他对那时候的记忆已经很模糊。很早以前，他曾有两三年酗酒和吸毒史。他对于审判唯一很清晰的记忆，就是陪审团最后商议的时间——二十五分钟。“这点儿时间仅仅够吃完炸面圈。”当他们把海盗带走的时候，有个人说，也许是个记者。

“把你不在谋杀案现场的证据告诉我。”苏珊娜说。

海盗不想说。“为什么？”

“既然你没有出庭作证，”苏珊娜说，“你不在现场的证据就只在直接讯问你的那个州警探所做的记录中。那个警探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不能告诉你。”海盗说，他打了个哈欠。平时，这是他午睡的时间。

“显然，罗林斯先生认为不应该进行辩论。”苏珊娜说，“也就是说，他从来没有从最有利的角度向法院正式提交证据。”

“什么没有？”

“你不在场的证据。”

为什么要谈什么他不在场的证据呢？那是一个非常没有说服力的不在场的证据，海盗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。“没有人可以为我作证。”他说，“没有证人。”

苏珊娜又微笑了，但只是短暂的一丝微笑。“无论如何，你要简要地给我说一遍。”

海盗耸耸肩，他简明扼要地把那微不足道的不在场的证据说了一遍：那天晚上，他独自在公寓里喝酒、吸毒和看电视，直到喝得烂醉如泥，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。当他们问他看了什么电视节目时，他一个都记不起来。过去的他也是微不足道的，现在的他好多了。

“你的公寓是在比伽德街 2145 号吗？4A 号房？”虽然海盗已经不记得那个公寓的号码及地址，但他还是点了点头。他只记得那栋楼，是一栋旧式砖楼，正面下部刷了一团奇怪的黄色。

“在查尔斯街角那皮美酒屋的北面约两个街区的地方？”苏珊娜说。

海盗点了点头。他清楚地记得那皮美酒屋，窗户小而长，就像城堡一样。

“我给你看一些东西。”苏珊娜说。她翻开文件夹，拿出一张放大的照片，并把它们紧贴在玻璃上。

海盗注视着照片，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半身特写照，只有胸膛中部到头顶的部分。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好像正为某事生气，嘴巴张开着，好像

在大叫。事实上，他是一个样子很凶狠的混蛋，眼神怀有敌意，一只手臂的肌肉上纹着一条蛇。海盗也有一个那样的刺青，但随着时光流逝，现在已经褪色了……

然后，他突然意识到这个人是谁了。他瞥了——她叫什么来着？——苏珊娜一眼。他瞥了她一眼，看看她是如何看他的：就像你明明知道礼物是什么的时候，看着某人打开礼物一样。然后，他又看着自己的这张照片——这是自己，只不过更加年轻，而且两只眼睛都是好的。他盯着那只淡蓝色的右眼——眼睛流露出愤怒的眼神，瞳孔扩大，好像在盯着某种东西，那时右眼是完好无损的，健全的。

海盗的眼睛，他唯一的眼睛转回苏珊娜身上。

“嗯，”她说，“你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什么？”海盗说。

“这意味着什么。”

海盗盯着照片。他注意到，这个更加年轻的自己正举起某种东西，一张卡或……驾照。是他的驾照：他勉强可以辨认出自己那张极小的相片，上面的他更年轻，是中学最后一年的时候照的。

“不。”海盗说，“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”

“看一下右下角。”

海盗看了右下角。他看到一个计算机字体的时间码：七月二十三日零点四十一分。年份是二十年前。所有这些数字不断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，然后咔嚓一声组合在一起，使得他那平稳、缓慢的心跳加快了一点——他是在看约翰尼·布兰顿被杀的那个晚上拍的一张照片。海盗慢慢地把目光转向苏珊娜。

“这是从那皮美酒屋前门的保安摄像机上提取的定格画面。”她说，“商店在那个时候关门了。但是，你还想进去，你甚至出示自己的年龄证明。”

“我……我记不得了。”

“我们是这样想的：你夜里醒过来，也许不是很清醒，然后出去买更多的酒喝，最后回到家，晕眩过去了。”

“我只是不……”

“那就是事件的关键所在，”苏珊娜说，“你记不记得并没有关系。根据审讯证词，约翰尼·布兰顿是在零点三十分到零点四十五分之间被杀的。甚至可能发生在照片上显示的时间：零点四十一分。”

海盗盯着她。他又有那种感觉了，已瞎的右眼在斜着看面前的女人，而且这次感觉比以前更加强烈，足以让他感觉到痛苦。有一会儿，他认为自己的右眼，那个空空的眼窝，真的看到了。她脸上美丽的肌肤融化了，下面的骨头出现了，如白天一样明亮光洁，非常好看。是的，他以前没有瞎的那只眼睛看见了。

“正如你可能想起的那样。”苏珊娜说，“谋杀是发生在阳光路河口帕里斯街码头，距离马格诺里亚林间空地不远。也就是说，那里距离那皮美酒屋，更确切地说，是距离那皮美酒屋以前的所在地 6.3 英里。杜普里先生，这是我自己估量的。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吗？没有人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。你没有杀人，就是这样。”

你还是告诉我一些不知道的事情吧，海盗心里想。

“时间到了。”看守说。



错觉

Chapter 2

第二章

——缕缕阳光从平缓起伏的海水中斜穿过来，其中一缕照亮了一条在暗礁底部附近游来游去的小鱼。这条鱼呈混合的紫色和金黄色，就像一颗在移动的宝石。内尔通过呼吸管深深地呼吸，然后径直潜到水里。她的脚慢慢地用力踢着，而上身却保持不动。在水底的附近，她停止蹬脚，滑行下去，悬浮在那条鱼的上方。这是一条拟花鲳，或者可能是白斑雀鲷，但内尔从来没见过如此鲜艳的金黄色和深紫色拟花鲳。鱼抬头看着她，那双极小的眼睛——大部分都是无色的——正在看着她，毫无任何她可以描述的表情。鱼也在悬浮着，前鳍以蜂鸟般的速度振动着，金银丝般的鳍如此接近透明，几乎让她无法看到。而且——这是令人很惊讶的——那两个前鳍并不相配：一个呈紫色，另一个则呈金黄色。内尔完全忘记了时间，直到感觉胸部的压力开始不断增强的时候才惊恐地回过神来。她查看了手腕上的深度计：45 英尺。内尔擅长屏气。她回过头来看这条特别的鱼——也许是一种特别的种类——最后一眼。鱼不见了。她踢着脚往上游。

内尔浮出水面，通过呼吸管吐气，吸入大量的空气。这就是巴哈马群岛的空气：它有自己独特的气味——花香和海水的的气味，这是她最喜欢的味道，而且这里也是她最喜欢的地方。她转过身对着小鹦鹉岛。这是一个珊瑚岛，现在大概离她 50 码远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个热带天堂乐园被消减为最简单的几个部分：白色的沙滩、一些棕榈树和茅草小屋。所有的颜色都很鲜艳，正如小孩眼中的世界一样。事实上，她现在

正上大学的女儿诺拉不是曾经从学校带回来这么一幅画吗？内尔正在尽力回想岛上的各种细节，突然水下的某种东西抓住了她的腿。

她猛地把腿拉回来。一阵惊恐的叫声从她呼吸管中传出来，但她拼命抑制着。这时，她丈夫突然冲出水面，脸上满是笑容。

“克莱。”她一边把咬嘴推开，一边说，“你吓死我了。”

他搂住她的双肩，唱着几句走调的歌曲。她勉强听出是《大白鲨》(Jaws)的主题曲。

“我不是说着玩的。”

克莱不唱了，他向下看。“喂，那是什么？”

“什么是什么？”

“在底部。”

内尔把脸潜进水里，透过面罩往下看。她看到，沙子上平放着某种黑色的东西，某种人造的东西，也许是一个箱子。她转向克莱，他的脸上又是那种灿烂的笑容。她注意到，他已经晒了太多的太阳。这是假期的第九天，这是很多年来，也许是永远，他们所拥有的最长的一个假期。

“太深了，我潜不下去。”他说。

内尔把咬嘴拉回牙齿之间，然后往下潜。对，是一个箱子，不是很重。她把它带回水面。

“里面是什么？”克莱说，脸上还是那种灿烂的笑容。

内尔揭开盖子。在里面，她发现了另外一个用防水塑料裹着的蓝色盒子，顶部有“Tiffany”（著名珠宝品牌——译注）这几个字母。她打开盒子。

“噢，克莱。”

“结婚周年纪念日快乐。”克莱说。

“但还有几个月才到呢。”

“我等不及了。”

他们在水里上下摆动着，滚滚海浪把他们推得更加靠近对方。在黄

昏的阳光照耀下，小鹦鹉岛上的沙滩变成了粉红色。一群黑鸟从棕榈树中飞出来，在天空中盘旋，然后朝北方飞去。

“我不想回去。”内尔说。

“也许有一天，我们不用回去了。”克莱说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内尔说，“具体点。”

克莱笑了。“六月。”他说。

“六月？”

“三十三日。”

她也笑了，假装挥他一拳。他假装挡拳。

他们在小鹦鹉岛后面岩壁边那座房子的阳台上吃晚饭。餐桌上有内尔用鱼叉捉到的龙虾，克莱做的油炸海螺馅饼和白葡萄酒。北埃留特拉的灯在东方闪烁着，就像一个遥远的星系发出的模糊微光。克莱的龙虾叉在玻璃桌上叮当作响。一颗流星从天空中滑过。在小鹦鹉岛上，这是极其平常的夜景，但是这颗流星很亮。内尔在克莱的眼睛里看到了它流动的轨迹。

“生活真美好。”他说。

他们的赤足在桌下碰到了一起，小鹦鹉岛是克莱的朋友——也是他们的朋友——杜克·巴斯蒂恩的。内尔和克莱每年在这个岛上待一个或两个周末，如果按照杜克的意思，那是免费的，但克莱坚持付钱。他已经调查过外岛宾馆的价格，并付给杜克最高的价格。这就是克莱，至少是他刻板的一面：严格遵守规则。在生活的其他方面，他可能是捉摸不透的，例如那个鲨鱼插曲，以及有时在床上。

就像今晚。他们已经结婚差不多十八年了，他了解她的身体，这毫不奇怪。但他还知道一些她自己都不知道的有关她身体的事情吗？完事之后，他们躺在床上。当微微的海风吹过敞开的窗户时，内尔说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但他已经睡着了。

内尔也睡了，她一生中睡眠最好的晚上都是在小鸚鵡岛上，无忧无虑地住在某个神秘的、让人充满活力的地方。在梦中，她正从一个珊瑚礁——但不知为何是干枯的——的后面走出来。这时，约翰尼出现了。他穿着细条纹裤套装——内尔记得那套衣服——赤着脚，而且赤裸着腰部以上的部位。穿过他心脏的那个红洞很小，几乎都看不见。她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，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梦中。她想去舔那个微小的红洞，让它消失，但是场景突然改变了。

黎明时，内尔醒来。微风已经逐渐消失，卧室里很凉快，几乎有点冷。但她很热，脸上湿乎乎的，一滴汗水还滚进了她凹陷的喉部。她看了克莱一眼。他侧身躺着，背对着她，一动不动。乳白色的微光让卧室大部分的地方处于阴影中，但它照亮了克莱脖子上一根正在慢慢跳动的血管。

内尔起床，然后照镜子：眼部有黑眼圈，眼里流露出焦急的神情。她走进厨房，在小提包里翻了一遍，找到手机。没有未接来电，尤其是没有从 615 这个区号打来的电话。这让她平静了一会儿。她设想诺拉在宿舍里熟睡着，平安无事。然后，她开始对女儿没有来电话做不好的解释，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了一遍。她看时间：六点三十五分。太早了，她不能打电话给她，不然好像是在查岗似的，诺拉不喜欢这样。内尔的手指在按键上发抖，她迫使自己把电话放到一边去。

一只不知名的鸟在后门附近的那棵凤凰树上鸣叫，内尔沿着碎贝壳小路来到小鸚鵡岛沙滩上。跟平常一样，黎明时分，海面波平如镜，一动不动，与其说是海水，还不如说是透明冻胶。内尔脱下睡袍潜进水里，以为会遇到粘滞的阻力，但是没有。她马上就找到了合适的节奏，身体平躺着悬浮在水里，让臀部控制一切，前臂放松。开始时，她的划水动作比较慢，最后加快速度。最重要的是，她触摸着水，仿佛唱着大